



我多想念， 你多遥远

如果不曾相遇，就不会纠缠。如果不曾贴近彼此的灵魂，
也就不会落得今天的思念刻骨。

I miss you but
you leave me away

辰如风◎著



我多想念， 你多遥远

I miss you but
you leave me away

辰如风◎著

如果不曾相遇，就不会纠缠。
如果不曾贴近彼此的灵魂，也就不会落得今天的思念刻骨。

CB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多想念,你多遥远 / 辰如风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438-8758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2749号

我多想念,你多遥远

编 著 者 辰如风
责任编辑 夏新军
特约编辑 非 蓝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封面设计 小 乔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
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960×660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6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758-9
定 价 19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01

各种各样的目光汇聚在她身上，有怜悯、有憎恨、有幸灾乐祸、有担忧、有麻木……

那一刻，夏初音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让人围观的小乞丐，却也不得不挺直了脊梁。

第二章 私人看护 021

原来，那些原本以为永远不会忘掉的事情，如果刻意地去遗忘，就真的会被时光的浪涛一点一滴地冲刷磨灭。

究竟是及时折花，还是一场风花一场空。

第三章 晚上给你一个惊喜 039

他苦心孤诣地一步步接近，为的就是将夏初音挟持在身边。他一向有耐心，并且以冷静、运筹帷幄和果断著称。如今看来，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他计划的方向前进。

第四章 师兄的事，就是师妹的事 054

时光好像回到三个月前。那么多人看着她，她一步一步地走向母亲的陵墓，墓碑下，躺着父亲的遗体。

第五章 心惊肉跳的一夜 068

他要的是她整个人，不是她的乐观，也不是她的美貌，他要的，是她整个人对他的喜欢。他要她也同样地喜欢上他自己。

第六章 我们谈过恋爱吗？

090

她回转身，对自己说，如果下次再见到这个男人，一定要把他当成陌生人。如他所愿！

第七章 谁没点过去

107

好奇怪，夏初音哑然失笑。她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这个男人，却没有想到在乐感最敏锐的此刻，脑海中浮现的，竟然是他的影子。

第八章 会有贱人替我收拾你

135

她不知不觉地享受着 he 给予的照顾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答谢他。或者说，她知道自己身无长物，不知道拿什么回馈他。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不应该是一方单方面的付出与给予。

第九章 你一定要原谅我！

152

我知道是我错了。我的心魔蛊惑了我：不要做你的备胎，不要成为你心中的可有可无！是我错了。我后悔了。我错了。你原谅我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！

第十章 那个藏在心底的人

180

夏初音的心口如遭重锤，又仿佛有千金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心坎上。她悄悄地透过门缝看出去：走廊上，牧拓原长身玉立，站在窗边，眺望着奠基仪式的主席台。他视线的方向，正是她刚才站立过的地方。

第十一章 咫尺的依偎

204

他头顶是一棵大椰子树，背后是大片繁茂的芦竹。东南风吹来，他身后的芦竹林左右摇摆，像是在欢快地舞蹈。阳光那么刺眼，他们两人却清楚地看得到对方的表情。他冲着她笑，等她走过去。

第十二章 听说，你对我念念不忘

229

也许，他的时日不多了。
这样想的时候，眼前就会出现夏初音的身影。她身轻如燕，一跃而上，轻易地就折下了树枝上的花朵。
初音。初音。

第一章

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

各种各样的目光汇聚在她身上，有怜悯、有憎恨、有幸灾乐祸、有担忧、有麻木……

那一刻，夏初音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让人围观的小乞丐，却也不得不挺直了脊梁。

夏初音第一次见牧拓原，是由朱辛迪帮忙约的。

朱辛迪在电话里一再强调：“这位拓原哥哥绝对的帅啊。初音你可得把持住咯。”

夏初音正在实验室忙碌，漫不经心地笑道：“那我可保不准，我对帅哥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。只怕最后把你这哥哥吃得骨头都不剩。”

电话那头像是喷了一口，紧接着是一声力灌千钧的“呸”，“就你那怂样，有贼心没贼胆，你要能吃得了他，我儿子管你叫干妈。”

“嘿——你儿子要是不管我叫干妈，叫他放学路上小心点！”

朱辛迪咬牙切齿：“算你狠，人贱有天收！祝你好孕！”

电话那头朱辛迪正滔滔不绝抒发着愤慨，夏初音这边手机蜂鸣两声，提示电池没电了。

“唉唉，我电池快没电了——说正经的，改天再约他吧，我今天真是特别忙。”

“妹妹——你以为金主们是那么好约的。你给我校门口等着去。原计划七点不变。”朱辛迪巴拉巴拉说完便挂了电话。

前段时间夏初音在几家夜场跑场子，被朱辛迪捉到臭骂了一顿。夏初音也就辞了夜场的活。

可是夏初音出国的日子临近，留学的费用有点紧。朱辛迪腆着三个月的肚子，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给她找份肥差。

牧拓原，便是朱辛迪介绍的金主。据朱辛迪透露的消息是，牧拓原超有钱，正缺一个看护，夏初音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。

结束了与朱辛迪的通话，夏初音将细胞切片放置好，然后关了实验室的

灯回寝室去。

夏初音的寝室一共四个人：夏初音、崔智英、徐佩莹和程多宝。程多宝进大学后没多久就和男友出去租了房子。徐佩莹最近也和一个体育系男生如胶似漆，加之徐佩莹的家就在本城，所以回寝室时间甚少。夏初音的家也在本城，然而独自在家，她没有一天睡得安稳，便索性搬回寝室和崔智英一起住。

今日是寝室例行的小聚会。

与其他寝室一样，夏初音她们寝室的女生也常一起通宵上网，一起KTV。

今天的主题是先聚餐，然后去学校的小剧场看电影。

夏初音和崔智英回到寝室，程多宝还没有回来。

徐佩莹说：“我给阿宝打过电话了，她说在路上了，正往寝室赶呢。”

大家便决定先在寝室等。崔智英的老乡也过来了，寝室里五个人闲扯些八卦。

夏初音想起给牧拓原做看护的事，考虑着要不要主动打个电话。正犹豫间，牧拓原却拨了电话过来。

“你好，我是牧拓原。”声音干净，声线迷人，“你是夏初音吗？”

初音的声音清丽：“是的，我是夏初音。辛迪跟我提过你，你是已经到我们学校了吗？”

“嗯。我在你们学校正门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寝室呢。”夏初音一边应着一边换鞋子，“我这儿离正门还有点远，你等等，我过去找你。”

那头的牧拓原语调柔和：“你不用过来了，我开车速度比较快，我去接你。你是哪栋楼？”

初音心里惦念着寝室聚会，不过牧拓原既然已经到了眼前，就不用电话里纠结这个事情了。她报了宿舍楼号，然后下楼去等。

不一会儿，一辆黑色的轿车顺着林荫道开了过来。

那车看起来非常昂贵且沉稳。车身非常干净，日光打在车顶上，折射出

晶亮的光。

驾驶座车门推开，下来一位身形颀长的男子，穿着考究的白色衬衫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清冷又倨傲的气息。

夏初音微笑着迎上去：“您就是牧先生吧。”车牌号正是他刚才报的数字。

不知道是因为夏初音的眼神过于大胆，还是因为牧拓原太过冷淡。他压根没看初音的眼睛，只淡淡地说：“是的。”答完，他才正视夏初音，一双漆黑的眼眸里带着点寒气。

夏初音大方一笑。这个男人脸上仿佛写着四个字：生人勿进！

他的气质已经告诉别人，他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不缺钱的人。但是他给人的感觉不容易亲近，壳特别厚。

初音只好伸出手，态度友好道：“你好，我是夏初音。叫我初音就行了。”

或许是被夏初音的爽朗感染，牧拓原也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，伸了手过来：“你可以叫我拓原。”那手指匀长白净，像是骨瓷的艺术品。

夏初音的笑容扩大：“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坐下聊？”

“对。”牧拓原笑起来亲和多了，他的声音悦耳，“你们学校里，有没有咖啡厅，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一谈。”

“学校里倒有两个咖啡厅。”夏初音想一想，要是和牧拓原谈事，无非是职责和薪酬之类的事情。学校里面的咖啡厅，抬头低头的都是熟人，有点不方便。

牧拓原等着夏初音的后半段话。

夏初音便说：“但这会儿不一定还有空位置。校外还有几个咖啡厅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两人正待上车，初音的电话响起，是徐佩莹：“初音，阿宝不过来了。我们要去食堂里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
初音如实回答：“我在楼下，我有个朋友这会儿过来了，你们先去吃饭吧。”

“不是吧——”徐佩莹拉长了声音，“你怎么跟阿宝一个德行。初音啊，咱们不带这么玩的。”

初音一时矛盾，如果朱辛迪能约在其他日子，这会儿就不用这么纠结了。

正在初音犹豫的当口，电话里的徐佩莹笑道：“你往后看。”

初音一回头，徐佩莹和崔智英一伙人正出了宿舍楼往这边走过来。

囧！初音头皮发紧，仿佛在正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却被抓了个正着。她看一眼牧拓原，牧拓原的眸光正投注在她身上，漆黑的眼眸中熠熠流光，仿佛有许多话要对初音说。他的嘴唇微抿着，初音仿佛能听见他呼出气息的声音，是那种紧张的状态下，沉沉的呼气声。

没来由的，初音的心跳漏掉一拍，她匆忙低下头，不敢与牧拓原对视。

牧拓原话少。他身后是几棵古树，正午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，在他肩上下落斑驳的光影。往来的行人，都忍不住回头，看着这个身姿修长的男人。

他们已经走了过来。徐佩莹感慨道：“这个，该不会就是你说的‘朋友’吧？”

夏初音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感觉衣袖好像被谁拽住了，然后便听到崔智英的声音：“好帅啊，秒杀本届校草。”

对于牧拓原出众的外貌，夏初音也表示认同。而此时，众人以一种瞻仰神祇的态度望着牧拓原，夏初音隐隐觉察到一种叫做差距的东西。

对于众人的交头接耳，牧拓原并不反感，反而是极具礼貌地对两个男生点头示意，并且往初音身边靠紧两步。

夏初音低声跟寝室的人说：“我有事和他谈，谈完后马上就去找你们。”

“人都来了，叫他一块儿吃饭呗。”徐佩莹在夏初音背后支招。

夏初音做个了解的手势，徐佩莹崔智英一伙人便先行离开。经过夏初音身边时，徐佩莹故意在夏初音腰上轻轻拧了一下。崔智英则附到夏初音耳边悄声说：“碰见这么强的对手，师兄要难过了。”

“那你有机会了。”夏初音不动声色地回击过去。

牧拓原呼吸明显放轻了一些。他又深吸了一口气，对初音说：“你同学们都很可爱。”

“嗯。都是我室友，今天寝室小聚会，她们去吃饭了。”

“那你不一起过去？”牧拓原似乎明白了女生间的小心思，很认真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这不是……你有没有吃午饭，要不也一起吧。”

这样突如其来的邀请，让他猝不及防：“……好。”

徐佩莹和崔智英她们早已在一品鱼香餐厅里落座，等夏初音和牧拓原到的时候，乔纳森马上招呼服务员上菜。

上菜的间隙，夏初音给大家介绍一番。在座的除却牧拓原是新面孔，其他都是七八分熟了。徐佩莹和崔智英自然不用多说了，乔纳森是徐佩莹的男友，隔壁体育学院的，生得孔武有力。而崔智英的老乡，绰号是精英，特别有意思。

最初迎接新生的时候，精英主动承担给崔智英带路的工作，并且拍着胸脯对崔智英的爸爸妈妈说会照顾好崔智英，还挺重老乡的情谊，很有尊长的样子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老乡哥哥发现多了一个夏初音，于是每次拉崔智英出去腐败都一再叮嘱把夏初音捎带上。

这位老乡哥哥对自己要求严格，立志成为新一代的港城精英，并且在一次酒后吐真言：我将来的妻子，一定也是一位出众的女子，她要美丽迷人，充满了智慧，贤淑、善良。

这位精英并不特别亲近哪个女生，却始终在观察或者说考察他周边的女生在“美丽迷人、智慧、贤淑、善良”上的各项指数。

夏初音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绝对无法成为这位新精英理想中的完美女神，所以对这位男士的几番特意考察完完全全地忽略掉。

精英目光犀利，一直观察着牧拓原。他首先与牧拓原聊起来：“牧先生在哪里高就？”

“在GCB做事。”牧拓原回答得从容。夏初音看他完全没有昨晚那种见到生人时的羞涩。

“啊！”徐佩莹几乎要尖叫起来，呼声里是掩不住的兴奋，“GCB的人都是千里挑一的，怪不得牧先生看起来这么有气质。”

男友乔纳森有点不爽了，一把拉回身体前倾的徐佩莹，低喝道：“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！”继而很正式地来跟牧拓原对话，“牧先生主要负责什么？”

牧拓原回答得坦然：“做一些金融上的辅助工作。”

“那就是助理吧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精英似乎很庆幸自己问对了问题，立马开始跟牧拓原交流联系方式。

GCB是美国著名投行，在港城有分部，GCB的年终分红永远是传奇。港城多少精英挤破聪慧的脑袋也想进GCB。

所以，即便牧拓原可能只是GCB某部门的助理，也是很多人的奋斗目标。

酒水上来后，乔纳森熟练地开了两瓶冰啤，起身就要给牧拓原满上：“初音的朋友哈，第一次见，来我给你满上。”

乔纳森性格比较豪爽，跟夏初音寝室的人混得不错，平素出去玩都是他给大家张罗上菜开饮料什么的。

牧拓原似乎有点歉意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喝酒。”

乔纳森只当是客气托辞，依旧往牧拓原的酒杯里注入酒水：“牧先生这样就是客气啦。”

眼看着牧拓原面前的酒杯注满，白色的啤酒泡沫刺啦啦地炸开来，牧拓原的脸色也变得清冷下来。

夏初音注意到牧拓原的神情变化，担心他可能是酒精过敏或者其他身体原因，不能喝酒。

她悄悄地在手机屏幕上写下几个字：不用担心。然后很自然地将手机屏幕放在牧拓原前面去。

牧拓原注意到她的话，有一点惊讶，清冷的眸光在初音脸上来回。

初音也不介意被他这么看。虽然说他每次看她的时候，她都有些无名的紧张。不过现在，既然他不能喝酒，她可以替他干一杯，不会让他太为难。

乔纳森正要给夏初音倒啤酒，夏初音眼疾手快，两掌交叠盖在自己的杯子口上：“等会儿乔纳森，拓原身体不适不能喝酒，他那杯我替他干了。我这杯就免了吧。”

“那哪成啊？男人说不能喝酒都是骗人的……”

徐佩莹也加入劝酒行列：“我说初音，你这管得也太严了。居然连酒都不让人家喝。”

倒是牧拓原从容：“我的确不能喝太多酒，但也不能扰了大家兴致，你们看，这顿饭我就这一杯干完，怎么样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和颜悦色，视线从众人脸上扫过，浑然带着一股明朗之气，叫人不得不信服听从于他。

崔智英给夏初音倒了一杯橙汁转过来，夏初音正要去端自己的杯子，牧拓原长臂一展，已经将她的杯子送至眼前。他将初音的手拽到桌子下面去，撑开她细长的手指，用湿巾逐一地擦拭过。

众目睽睽。初音的脸庞像火一样地烧燎起来。她甚至觉得自己的手指在发抖。而牧拓原却正襟危坐目不斜视，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
主菜全部上完。一桌人除却牧拓原都是食肉动物。牧拓原吃得不多，而且专挑清淡的吃。夏初音看他简直是西兰花的忠实拥护者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各种八卦，牧拓原的话少，偶尔听到什么，也是礼貌地笑笑，间或插入几句。牧拓原似乎有种特别的气韵，可以融入任何场合，与任何人和谐相处。

席间，徐佩莹忽然冒出一个问题：“牧先生是怎么认识初音的？”

“朋友介绍的。”说完，牧拓原看了看旁边的夏初音。

夏初音隐隐猜到徐佩莹的意图，连忙朝她使个眼色，让她不要再刨根究底了。

徐佩莹却丝毫不理夏初音的暗示，继续对牧拓原发问：“初音生日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方法讨夏初音的欢心呀？”

听到这个问题，牧拓原一本正经地问旁边的夏初音：“你要过生日了

吗？”

黑线……夏初音几乎要扶额：“不是。”

桌子对面一众人听到这种冷笑话，都呛得低下头去。徐佩莹呛得连连咳嗽。

夏初音连忙岔开话题：“崔智英现在几点了，电影快开始了吧。”

“哎呀，”徐佩莹一声惊叹，“一点五十七了！”

电影是两点上映，小剧场离这里还有十几分钟步行。众人咋呼一声，纷纷说着赶紧走赶紧走，各自拿了自己的包就往门外冲。

眼看一群人都跑远了，徐佩莹不忘回头冲夏初音喊：“初音，快点啊，电影票都在我这里——”

夏初音快走几步，可是牧拓原还落在后面，她不得不停下脚步，等牧拓原跟上来。

正午的太阳，格外耀眼。在空旷的操场里，夏初音孤单地站在中间，前面，是她的室友，往前冲的徐佩莹和乔纳森、崔智英和精英，后面，是行走缓慢的牧拓原。

夏初音一个人，独自屹立在世界的中心。

整个空间仿佛静谧下来。四周所有的树木似乎都消失不见，时间慢了下来，连往前狂奔的室友，也像是进入了慢镜头。

操场上所有的画面定格在这一瞬间。

其实只要夏初音跑上几步，马上就能跟上室友。而牧拓原，并没有加快速度的意思。他看夏初音立在太阳底下，一会望着她的室友，一会又回头来望着他。最后，牧拓原索性站住了。

“拓原。”夏初音喊了一声。

牧拓原没有回应。刺目的阳光在他雪白的衬衫上反射出炫目的光晕。他的眼睛细长，眸光漆黑不见底。

那一刻，初音知道，她要做出选择：跟上徐佩莹他们，或者留下陪着牧拓原。

整个空旷的操场上，仿佛只剩下夏初音和牧拓原。

徐佩莹崔智英她们仿佛已奔进了另外一片世界中去。

“你去吧。”牧拓原终于开口，“你能赶上她们。”

“我不去了。”夏初音折回身，向着牧拓原的方向迈出步子，“我吃饱了，跑不动。”

她明白，她无法丢下他一个人。

“那我们慢慢走到电影院去，错过了电影你会后悔的。”牧拓原声音清冷，带着余韵的声线格外好听。

初音往回走几步：“我才不会后悔呢。电影随时都可以看的。”她呼出一口气，很豁达地说：“我们找个地方，聊一聊雇佣协议。”

牧拓原没有动，大约是喝过酒，他白皙的脸庞变得绯红，俊美的五官别具一番神采。

他身高肩宽，挡住大片阳光，淡淡的阴影投射下来。他低头看着夏初音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

夏初音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，继续拽了牧拓原的胳膊往阴凉处走。

“绝不后悔！”她扬起脸，眉目生辉。

牧拓原的眉宇间也染上一层薄辉，正待她说些什么，背后忽然有人大叫初音的名字。

“初音，可找到你了。”李戴维斯气喘吁吁地跑到近前来。他是初音的师兄。在初音她们这一级的学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守则：宁可得罪导师，不要冒犯师兄戴维斯。

初音有些担忧，放开了牧拓原的手臂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师兄一向稳重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才这样慌慌张张。

李戴维斯注意到夏初音身旁不远站着的牧拓原，打住了话头。

夏初音便向他介绍：“牧拓原，朱辛迪的朋友。”然后又对牧拓原说，“这是我师兄李戴维斯。”

李戴维斯朝牧拓原挥挥手，算是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回答初音刚才的问题。

牧拓原颇为敏锐，露出礼貌的笑容，然后对夏初音说：“既然你有事，那我们再约谈。”

“嗯。”夏初音不知道师兄究竟要说什么，只能先这么跟牧拓原回应，“好。回头我给你电话。”

“快走吧。”李戴维斯不由分说地拉了初音就走。初音被拽着离开，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牧拓原。

牧拓原的笑容依旧挂在脸上，他的笑容中却渐渐浸染上一层职业的气息，夏初音隐约觉得，他最后那句话，更像是一个商务人士的客套。

与牧拓原告别后，夏初音跟着李戴维斯往教学楼方向走。一转身，李戴维斯就用愤愤的语气嘀咕：“靠，这男的，长得比我还帅。”

夏初音贱兮兮地递上一句表示认同：“你也发现了。”

李戴维斯瞪大眼：“初音，你不会是在傍大款吧。”

“啊，师兄，你不要把实话全讲出来，多少给我留点面子成吗？”

走了两步，夏初音忍不住问：“师兄，你找我究竟什么事？”

“你把3号切片放哪儿了？”

“就这事？”初音有点怅然若失，“害得人家失去了勾搭帅哥的机会。”

李戴维斯正一正眼色：“读书实验才是你的正经事！3号切片事关全局。我在实验室找半天也没找着。”

“哦。”初音喏喏地应一声。师兄说得也没错，她还是个学生，主要职责是念书才对，兼职要排在第二位。

李戴维斯见初音乖顺许多，昂着下巴，补充道：“还有——导师让你把实验报告增补一下，再做成课件，下次她上课要拿你的报告做案例。”

“啊——课件！”夏初音有种天降横祸的感觉，两手空握成拳凑在下巴处，做楚楚可怜状，“师兄，我PPT无能。”

李戴维斯最受不了她这泪花闪闪的模样，嫌弃地挥挥手：“就知道你懒得做课件，所以我着急地来找你，连夜帮你把课件做了。明天我要回家一趟。”

“家里有事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两人走到教学楼下，李戴维斯似乎想起什么：“初音，你之前不是嚷嚷着要找个高薪的兼职吗。正好我大舅伯想找个看护。你知道的啊，我大舅伯还是咱们学校的客座教授。我表哥出国了，他不愿意过去，现在一个人住着。你要是愿意，每周过去帮他量量血压，陪老人聊两句。”

“你大舅伯？”夏初音挑挑眉，“年初他不是还参加过片区三万米马拉松长跑的吗？”

李戴维斯摸摸头，辩解道：“跑三万米的人就不能请看护？我这不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吗。你要是领了薪酬，每个月还能请我吃一顿。”

“冰勾！”夏初音打个响指，“师兄！我决定，等你从家回来，请你一顿烧鹅。”

“不错。”李戴维斯一只大手盖在夏初音的小脑壳上，赞许道，“不枉师兄关照你，有钱途。”

初音一进实验室就被李戴维斯吆喝着做细菌培养去了，直到四点才放她离开。

防火防盗防师兄，古人诚不欺我！

去储物室拿自己的包，初音这才看见有两个朱辛迪的未接来电，和一条收发室发送过来的签收快件的短信。

初音先给朱辛迪拨过去，朱辛迪开门见山地问夏初音和牧拓原谈论的结果。夏初音如实禀报：“最后我就只好跟他道别，跟着我师兄来了实验室。”

“初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也太不上道了，你们聊得忒不着调，你好歹问问薪酬啊。”面对朱辛迪的口诛笔伐，夏初音大气也不敢出。

谁会跟孕妇过不去。谁跟孕妇过不去谁就是小人。夏初音一向宽宏大量。朱辛迪的问责再犀利，也穿透不了她铜墙厚的脸皮。

骂完了夏初音，朱辛迪开始数落李戴维斯：“你师兄也是！不就是个课件吗，能重要到哪儿去！看见你跟男人在一块也不懂得回避，他是不是念书